這是一個

漫畫時代

這是一個
漫畫時代



同衡： 漫畫對於反動份子是從來不放鬆的！

從五四到北伐，從北伐到抗日，從抗日到今天的新民主革命，三十年來，反動份子一直沒有在中國斷過根，漫畫也就一直畫個沒有停，而且越畫越多，越畫越强。

漫畫家的聰明就是會用反動份子源源供給的題材去打擊反動份子，漫畫本身也就在不斷打擊反動份子的戰鬥過程中發展起來。今天，反動份子已臨到最後最猖狂的階段，也就是漫畫題材最多，漫畫威力最易發揮的時代，是漫畫家們可以趁此大大賣力的最末了一個機會了！

不錯，這是一個漫畫時代，漫畫家們正在拚命用漫畫來驅走這個時代，而迎接另一個情願找不到題材畫不出漫畫的時代！他們情願改行，甚至情願餓死。

光宇： 這是一個漫畫時代！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瘋狂相，畢竟倒在漫畫家的筆尖下，這一個時代，過去了嗎？沒有！另一個變相的法西斯瘋狂存在了，漫畫家的筆尖仍然會刺中他們。

惡魔的境遇愈弄愈糟，築着城牆像死守在一隻滾熱的鍋子裏，憤怒的火圍燒着這個玩火的傢伙，臨危更露出其銳利的牙，要吞噬一切民主勢力，粗暴的手，要扼殺一個姑娘，從來的暴君是這樣的下塲，這一個時代的漫畫，也只能畫出這樣一個形狀。

請問誰在製造這種罪惡？誰在製造這樣好的漫畫？可以說一切瘋狂的法西斯徒子徒孫們自已所有的供狀，已是最好的創作。

不過我們的筆尖，終能爲你們寫下結局，而完成時代使命。

米谷： 有些朋友說，我們漫畫家實在太「缺德」，每天絞盡腦汁揭人之短，畫出那些可怕的東西來，惟恐天下不亂似的，意思是說，今日世界之災難，官塲之醜惡，社會之墮落，本來並不怎樣嚴重，而是我們在故作驚人之筆，聳人聽聞，把事情越弄越糟了。對於這樣好心腸的朋友，我很同情，不過我們要告訴他，他實在認錯了人，眞正「缺德」與「惟恐天下不亂」者不是我們，而是住在華盛頓，南京，東京的那些血手上戴着白手套的先生將軍們，他們的確天天在絞盡腦汁，爲我們製造可怕的漫畫題材，他們無時無刻不在加速與擴大世界災難與社會的醜惡，而我們呢，只是本着一個畫人的天職老老實實把他們的故事依樣畫葫蘆而已。

文元： 「昨天」藝術一直就被少數人所刼持着，所謂藝術「家」，不是和統治者做做媚眼，就是和大財主講講價錢，從來就沒有和人民站在一起過，有的，那是被嚨爲「匠氣」而又「俗氣」的東西。

「今天」人民正在翻身，藝術也必然翻身，因爲翻身畢竟不是文縐縐的風雅事兒，所以藝術倒也不妨「匠氣俗氣」一點，把「維納斯女神」的眉毛畫獷了而加一個「丈夫被拉去了」的標題的那種伸伸懶腰打打呵欠裝得很像翻身姿態的作品，不容再存在。

「明天」藝術幾乎平凡得吃飯一樣，大家需要吃大家有飯吃，藝術家簡直是一個燒火劈柴淘米洗菜的伙伕，明天第一流的藝術展覽會經常在王家莊李家村展出，小二子與張大嬸的批評意見都應該成爲藝術創作者的依据，這已經不是預言，也已經不是明天的事情，也不僅指的是漫畫，凡屬藝術部門都應如此吧！

丁聰： 漫畫的主要意義是諷刺醜惡，暴露黑暗。

瘋狂的獨裁者和那班貪婪無恥的走狗帮兇，替今日中國製造了無窮的漫畫題材；因此，有些人說，這個時代，簡直可稱爲「漫畫時代」。

但是漫畫工作者，並不因漫畫題材之豐富而興奮愉悅。我們常常懷着一夥慘痛欲淚的心情在工作的；因爲我們的任務，不是想長時期地佔有這個時代，而是要提早結束這個歷史上最醜惡最黑暗的「漫畫時代」！

特偉： 站在美術的立場上說，今天的確是一个「漫畫時代」，這時代的中國漫畫，更顯出它的獨特性質。較諸英美等國的「浪省事」 Nonsence 漫畫可以說：後者是人們藝術生活的果醬，前者則等同麵包的地位了。

中國的漫畫工作者是和人民聯結得最緊密的藝術工作者，在苦難中的中國人民還「無福消受」什麼「雅逸」「豪華」「風趣」的藝術。中國人民所渴求的是摧毀舊的社會秩序建設新的自由的生活，我們漫畫工作者在今天正是致力於這偉大的變革事業的前段，而後一段的工作也就在不遠的將來緊接而來了。那時人民，所需要的是什麼，我們應該獻出的是什麼，此時已需要有所準備了。但，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漫畫是人民藝術生活的麵包，還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



出賣臟腑的人　　　　•光宇作•

外行人看連環漫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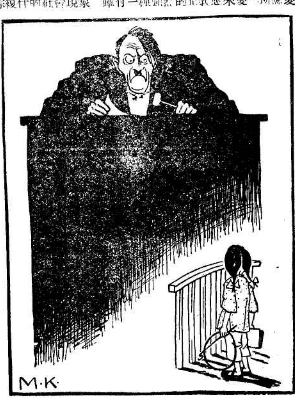
•余伯約•

對于繪畫我是十足外行，但是看漫畫和連環漫畫却成我二十年來的癖好。以前看西報一定不放過Bring up father,，後來看上海大公報偶有一天找不到「三毛」也總覺得有點掃興。到了香港看「阿庚」，看「諸葛山」，看「佐治汪」，也看「香港小姐」。爲什麼愛看這些？我說不出什麼道理，假如一定要找出一個理由的話，那麼大概因爲自已是一個新聞記者，而這些連環漫畫裏面所表現的人物事件，都緊緊地和當前的社會現實——換言之，就是日常的時事（Current affair）緊緊地連繫在一起而已。

連環漫畫產生於什麼時期，我完全沒有考証，但從常識判斷，這應該是資本主義社會後期的產物。拿這種新生的藝術和旁的姊妹藝術比擬起來，在强烈地諷嘲時事之點，它很像海涅的政治詩，在深刻刻畫人物性格之點，它很像柴霍夫的短篇小說，在把典型的性格集中在典型環境裏之點，它很像近代的獨幕劇，但同時，當鬥爭性强烈的時候，它可以很像卽興的街頭劇，在每一事件「自成起訖」而又可以繼續發展之點，它可以很像「活報」，但在某種場合需要以機智和辛辣取勝的時候，它又可以像北方的「相聲」和日本的「漫才」。連環漫畫綜合了這些近代藝術形式的特點，作爲一種表達一個藝術工作者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的手段，所以在本質上，它一定是現實的，而決不是超現實的；它一定是對人生和社會現實帶着熱愛而又企圖經過批評，諷嘲，鬥爭而使之前進的，而決不是冷淡，傍觀，超脫，和苟安于現實的；因此連環漫畫裏儘可以有誇張，有諧謔，有 Melo 有野鄙，甚至也不妨有「兒童趣味」和 Nonsence ，但它的精神，却永遠是屬於現實的，屬於人民的，永遠積極的，進取的，鬥爭的，和具有目的意識的。

但連環漫畫是一種特殊的藝術形式，它已通過特定的人物，事件，和故事性來表達作者的思想和社會觀點，所以它應該和必須有一種特殊的表現形式。它强烈地反映現實和批評時事，但它不同於政論和雜文，它辛辣地暴露社會的缺陷和刺破隱蔽着的膿瘡，但它又不同獨立的短篇和單幅的漫畫。它可經過一个或一羣典型性格的主人公（如吉克斯，麥琪，如王先生，小陳，如佐治汪，大班胃）在一个典型環境中（如王先生小陳已在抗戰前的南京，如三毛之在劫收後的上海，如「香港小姐」和她父視的到「內地」去遊歷）的經歷，有機地和不斷地發生着的一天一天的時事緊緊地結合起來，用簡單的筆觸，明快的叙述方法（Story. Telling），加上不繼續出的洋溢着幽默感和機智的動作和「吐詞」，在二幅三福，最多乃至五六幅的篇幅中，有「伏筆」有「危機」，有「高潮」，有「解決」地，描畫出組成在一个長篇連環裏面的一个可以自成起訖的故事。連環漫畫的特殊性能在此，它的引人入勝之處在此，它的難能可貴之處也在於此。

作爲一个外行的愛好者來看連環漫畫，我覺得難製作一部優秀的連環漫畫，藝術工作者除出和製作其他優秀的藝術品一樣地沒有一種正確的世界觀未分析彬彬色色，錯綜複什的社會現象　雖有一種强烈的正義感來愛其所應愛



特種刑庭　　　　•米谷作•

，恨其所應恨之外，從這種藝術的特殊性出發，最少有四个條件必須要同時具備，這四個條件是：第一・儘可能凸出地刻劃出人物的典型性格，和這些人物所經歷的典型環境．換言之就是要找典型，造性格；第二・儘可能緊密地結構成一個有連續性的故事，換言之就是要講結構，重章法；第三・儘可能大處着眼，小處着筆，從日常習見的事物中覺得矛盾，不合理，可笑可鄙的地方，而用漫畫的手法把它表現出來，換言之就是重生活不重教條，而第四・儘可能把對象想定爲一般大衆，技法上做到人人易懂，和一看就懂，換言之就是與其「陽春白雪」毋寗「下里巴人」。

從找典型，造性格這一點來說，我覺得我們的漫畫作家似乎過多的注意於人物的生理的特徵，而沒有把更大的精力集注於人物和社會環境緊緊地連繫在一起而形成起來的精神深處的性格的發掘，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也有其生理的典型特徵，如他的「癩痢頭」，從他的這種生理特徵也展開了一連串可悲可笑的故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癩痢是一種下層農民裏面有普遍性的疾病，造成這種「後天性殘缺」的自有其社會的原因（如貧困，農村社會裏的衛生狀態惡劣等等），所以儘管因爲這癩痢招致了上等的嘲笑，而反撥地產生了他的「阿Q心理」，但這種「後天的生理特徵」和「先天的生理特徵」（如三毛頭上的三根頭髮，諸禿山口鼻不分的那張豬嘴）根本不同，因此從他的「電燈泡」發散出來的笑料，實際上是帶着苦味，毋寗說不是喜劇性而是悲劇性的。從生理特徵進一步而到人物的服裝，這就很明白的帶着社會性了，魯迅曾經舉過一個所謂「滑



鑲　牙　記　　•王仃作•

稽」的例子，就是「新派人物」穿着新式西裝翹起了屁股拜佛。單把這一種外形的特徵和世俗習慣聯繫起來，不就能得到「新軀殼舊靈魂」這種小市民的典型性格了麼？

講連環漫畫的結構和章法這應該說是作家最費心機的一面。因爲每一套必須自成起訖　假定每一套四幅，這四幅就需要要有一個獨立的起承轉合　就等於需要有一個的獨幕劇的結構　而再把這一套的組合起來　再造成一個規模更大，人物更多　事件更複雜　起伏更壯瀾的場面。在這一點，我以爲與其隨想隨畫，不如預先有一個大致結構與布局，這樣以特定的人物在故事中的性格發展爲經，以不斷發生的時事，社會問題，一般人關心的「話題」爲緯，那麼就比較得可以免於鬆散，自流發展，和有頭無尾，性格前後矛盾的毛病了。

提起漫畫就使人想起幽默，想起諷刺，這些本來也就是漫畫所必需具備條件，但是，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倘若油滑，輕薄，猥褻，都蒙幽默之號，則如新聞之入大世界，必已變成文明戲亦無疑」。新劇與文明戲之分，就在於前者的目的是社會改革，而後者則和實際的人生和社會分離，成了「爲滑稽而滑稽」，「爲做戲做而戲」的原故。幽默不一定要出於奇詭，這正如魯迅所說的「滑稽不如平淡，惟其淡，也就更加滑稽。」

最後一點，實際上就是大衆化的問題，連環漫畫本來是一種雅俗共賞藝術，而在現在這種社會變革劇烈的場合，祇有這種藝術能够獲得更大多數「觀衆」的時候，它才說組成一種有力的武器。一種人民的藝術必先辦到人民的切身的問題，而魯迅說：「不過要商量的是如何才能够辦到？辦到之法，懂是最要緊的，而且能够懂的圖畫，也可以仍然是藝術。」

外行人講話，錯誤和不切實際的地方一定很多，請就正諸此道的專家。

論中國總統多係終身職

•紺　弩•

中國的總統，歷來多係終身職，卽做到死爲止・黎元洪，馮國璋都死在總統任上，袁世凱雖曾稱帝，但也曾取消帝制，也是死在總統任上。徐世昌，曹錕在做總統的時候雖沒有死，但都是被迫下野的，下野之後，就什麼都完蛋了，也就等于死了，而且不久也就眞死了。一任總統，不過三年四年，但在有些人，却已經是終身了。現在聽說改爲六年，在貪戀祿位者自身未免不以爲太短，懷着「時日曷喪」的心情的人，又未免不以爲太長。在我看則都一樣。延長到一百年也行，反正沒有人能活那麼久。縮短到两三年也行，對于末日已經光降的人，两三年又何常不是終身？問題是以前的總統都是善終的，以後是否還那麼便宜，就很難說，因爲人民已經起來了，人民的武力已經强大了！這是以前不曾有過的。



華僑歸國記

(一)「哦，偉大的祖國，美麗的家鄉」！

(二)「站住，不准動」。

(三)「啊！全是好東西，全是私貨」。



(四)「誰叫你沒有證明書，當然要押起來！」

(五)「先拿手續費來！」

(六)「你們賺外國鈔票的人不捐誰捐？」

(七)「這小子從來沒見過，一定是奸匪！」

(八)「認識嗎？我是你三年前的好朋友！」

(九)「請放心，你的老家由美式配備「保護」着」。

(十)「×那媽，想逃」？

·米谷作·



美式「自由」「民主」一例

·孟超·

當「高等華人」們正在爲自已的皮膚還不够太白，而拼命的贊揚着美國式的自由民主的時候，我想根據最近的事例，用兩句話發揮一下美式的自由民主的眞諦：

美國式的自由——黑人除外。

美國式民主——對接近黑人的人，如泰萊者除外。

因此，黑人只許專走黑門。

因此，誰要想衝破這道黑門，誰就是破壞和平，就得被控，就得罰金入獄，就是犯罪。

其實，黑人之外，還有許多不黑的黑人；泰萊之外；有許多沒有走進黑門的泰萊，問題不在膚色，這「自由」之的國度裡，黑人就是奴隸的代名詞，黑人的限制；也并不是表現白人身份多末還高，而是說明了黑門乃奴隸門說明了這「民主」是劃了圈子，加了防線，經過粉刷的玩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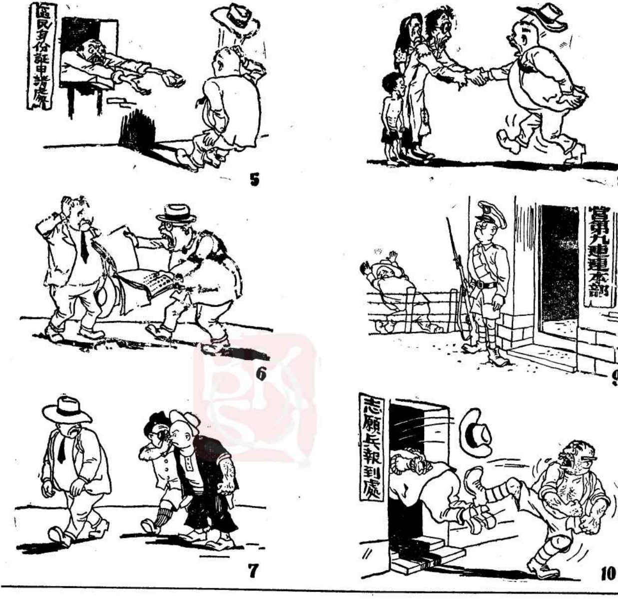
話再說回來，高等華人瞧不起奴隸，可也當不了奴隸主，他只好歌功頌德替奴隸主做幫凶，也只會嫌自已面孔不白只好在黃臉上擦石灰，這就是奴才的風格。

奴才當然與奴隸不同。

奴隸總有敲斷鏈子的日子，黑門也會像巴斯底的一樣，有被衝破的時候，那時再也不是奴隸了。

奴才呢，只有隨着奴隸主一道跨台，在跨台的一刹，他還會叫哭連天的說：

「可惜的很呵，沒有「自由」了，沒有「民主」了，吾將安仰？」



動物與靜物

·孟超·

一，猴兒和假面

一陣鑼鼓，大傀儡戲玩過了，並引不起觀衆的興趣，於是小場面的猴兒，又準備了袍笏，將要登場；但，少不了的道具，却是假面。

沐猴而冠，冠是紙壳造的，別看神氣的戴在頂上煞有介事；，可是虛幌子，寔嚇不倒人的。假面呢，也和冠兒一樣，一刹扭扭妮妮裝女腔，一刹，白淨面皮「和平」臉兒，一刹，又也許是花臉小丑，長鬍子，不管你怎樣變，揭開來、總是已算了的那股子髏模樣。

猴兒，必須靠假面作戲，固然爲了裝飾自已；，其實、另一意義，還有蓋住它那騙不住人的本來面孔的。

同時，玩猴兒的江湖浪人，他依賴猴，更要依賴猴的假面，因爲如此才能够轉移觀衆的視綫，蓋猴兒作戲，玩猴人牽在手裡那根繩子，最好少使觀衆注意，不然，看玩猴人拉繩兒，有甚麼味呢。

猴兒戴上假面，他跳，他躍，還會來一套二郎担山趕太陽哩。

玩猴人也許怕觀衆少，但猴兒不管人多人少，牠是不寂寞的，因爲，他還有胯下的羊，牠也有牽在手裡狗兒，和牠一同作戲。

不過，羊兒狗兒因爲担任角色不同，就不必和猴兒一樣戴假面了！

二，白　鴿

也許有人迷信白鴿兒象徵和平的，可是忽略白鴿這名詞，還有另外的含意；熟悉於五十年前上海灘舊事的，就會知道白鴿票是怎末一回事。

故都漫筆

·阿羊寄自北平·



秋 意



閑 情

滾 蛋



如果說鴿鈴叮噹的響聲，容易惹動人的低徊，傷感，而無聲的白鴿票，才更是鴿兒翅膀上的「威力」哩，牠飛昇，飛昇，飛昇，……沒有高度的阻隔的飛昇。

票面愈大，票數愈多，人們看着花花綠綠的紙片在飛，人們在牠羽翼之下戰慄，哭泣，哀號，失望；而牠，却更加胖了，肥了。

恭喜發財，官僚資本家們，西崽買辦們，你們這些腦滿腸腸的鳥兒！

可是，儘管胖了肥了，你的翅膀到底是一張薄紙呀！

我愛告訴你：通貨一膨脹的愈大，飛的愈高，這紙翅膀是挈不住使的身子的。

我將冷看着你，斷肢裂首，從九霄之上摔到塵埃！

白鴿和票連起來，這就沒有和平，只有飛昇，跌落，和你的死亡了！

靈魂旅行記

·冰凡作·



1
我本是一縷滿是罪污的幽魂
2
多蒙上帝為我洗刷乾淨。
3
再打發我投生生到這繁榮富足的城
4
沒有給我進身門，犯了遊手好閒罪
5
我要逞兇·狗了
殘害畜生罪。
6
新罪又開始了！
我垂涎，犯了
污穢城市的罪
7
我羨慕，犯了意圖盜竊罪。
8
我是人，我燃起了慾念，犯了意圖姦淫罪。
9
飢寒交迫，我犯了自我傷殘罪。
10
活不下去！犯了無故輕生罪。
11
當罪惡滿盈之際，聽到上帝的福音。
罪
犯罪的人們啊！
快來親近主吧！
12
於是，我這滿身罪污的靈魂又得去麻煩上帝了！

殺鷄取蛋

盛則作


1. 光頭佬說：『大老闆！把法幣交出來，我換給你金圓劵！』
2. 美鈔統給我替你保存！』
3. 『呵哈，你的銀幣倒不少啊！』
4. 『私藏金條，胆大包天，拿來！』
5. 光頭仔：『…………』
6. 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
7. 『糟糕，裡面一個金蛋都沒有…』
8. ……

濕柴傳

張文元作



現實輪迴圖

·丁聰·

題「現實輪迴圖」

·車 北·

希特勒的靈魂，
在U. S. A復活了，
坐在炸彈上高呼：
『維護世界的安全！』
被踐踏在脚下的美國人民，
正在掙扎着翻身而起，
摧毀他們，
摧毀共和民主兩黨的同盟。
在華萊士旗幟之下，
重建自由的新大陸。
華爾街的戰爭販子，
白宮的杜魯門馬歇爾，
用鐵彈威脅，
用銀彈引誘，
無恥的西歐流氓，
無恥的東方賣國賊，
現出了乞憐的醜態。
在帝國主義面前是馴犬，
在善良的人民面前是虎狼，
爭自由的人，安份守已的人，
大量的被侮辱與損害。
豪門的荷包快漲破了，
地主官僚養肥了，
農民和土地一樣貧瘠，
農民和地主一樣枯槁……
暴君手執血淋淋的長鞭，
牽着無告的小民，
拆散他們的家庭，
驅策他們送死；
一片低沉而憤怒的聲音，
在暴君的後方响起了！
戰場上，
民主與反民主鬥爭的火綫上，
餓瘦的兵，師出無名的兵，
選擇了應走的道路。
人民武裝强大了，
唱着凱旋的歌，
發出信心的歡呼；
進攻吧，
全世界勞動人民，
爲了奪回基本人權，
爲了幸福的將來，
掃除舊社會的腐枝敗葉，
剷掉舊社會的毒根，
臂膀靠着臂膀，
向同一目標進軍！

邦交

·特偉作·



「內室請進！」



「內室請進！」



「請進！請進！」



「噓！外面禁止喧嘩！」



·········

「內人無知，有礙邦交！」



大鬧甯國府

·文魁作·

頭　　獎

（短篇小說）

谷　　柳



難　題

全香港負責採訪社會新聞的各報外勤記者，這兩天都縐起了他們的眉頭。爲什麼呢？爲了滿足全港市民的好奇心，告訴他們：馬票首獎的中獎幸運兒，新出爐的富翁，七十八萬港幣的獲得者是誰。香港人的關心這件事，因爲他們曾經爲這件盛舉投了最少二元的資本；同時明知自已有九十九萬九千九百多個可能是失敗的，但却很想知道這唯一的最大成功者好替他高興高興。這點普遍想知道幸運兒是誰的心理，可把我們的新聞記者和報館老板急煞了。

這是一件很難採訪的新聞。百份之百的馬票購買者，在未開彩以前，就已經設計好隱瞞獲中的種種妥善辦法。有些人甚至連馬票的號碼也不肯讓自已的太太或丈夫知道，何况是新聞記者。有些還預先想好了領獎假名和聘律師出頭代領獎金的辦法。而馬會當局，他們沒有向新聞記者提供任何有關得主的姓名，地址，或照片等等資料的義務。這實在是一件很難採訪的新聞，難怪我們新聞記者先生縐起了他們的眉頭了。

聞必錄先生是某晚報的老記者，他是以「創作」新聞見稱於同行的，他有豐富的想像力，他常常以想像來補充新聞的不足·有時偶然興到，就閉門創作一段新聞，交給採訪主任銷差。採訪主任關棣吉對他的訪稿甚爲寬容，認爲卽使描寫多於事實，甚至偶然來一次非事實的描寫，也無傷大雅，對讀者並無害處。也自已當過外勤記者，也知道新新聞，有時而窮，何必苛求別人呢？這是在家馬馬虎虎混碗飯吃吧。但是今天他却忽然認眞起來。他叮囑他手下的同事們，拚全力去發掘出這件人人關心的大新聞，要大家用競賽的精神，在全港中西報的面前，證明這件大新聞，是他們發表的最快，同時又是最確實的。他特別叮囑聞必錄道：

「必錄，你想加薪水嗎？這次大賽馬的中獎大新聞，就是你表現立功的最好機會。如果你成功了，我就向社長提議卽刻加你的薪水。你要是失敗了呢？我想怕你……」下面的話，關棣吉不說出來了。聞必錄爽快答道：「好的，我一定在採訪這件新聞上跟各報記者競賽一下」！

靈　感

大賽馬在快活谷舉行的一天，聞必錄並不怎麼快活。他也親到馬塲來看熱鬧。他看見紳士們修剪得很漂亮的鬍子，看見淑女們眼角的微笑，看見騎士的新衣，看見人們手上飛舞的鈔票和新票；他聽見軍樂隊奏蘇格蘭陸軍進行曲，聽見亞洲方言的大合串，聽見駿馬答答的蹄聲，聽見那走動人們心絃的第一次鐘聲的响奏……這些對他有什麼相干呢？他所要知道的是：誰是七十八萬元港幣的得主，百萬市民羨煞的幸運兒。

他在馬塲盤桓了大半天，看見人們如潮湧進來，又看見人們如潮湧出去。跟衆人一同看見「大打比賽」的首獎號碼是：

九九九〇一！

這个九九九〇一是誰的所有呢？要探悉出來，眞是老鼠拉龜，無從下手了。

這一晚，各報的外勤記者用各種方式向馬會開始搜索前進，直至本港新聞最後的發稿時間過了，連馬會當局也還不知道中獎者是誰。馬會司理幽默地向最有毅力的那些記者先生們說道：

「連得主自已本人也許還未知道他中了獎呢！——再見，親愛的記者先生！」

聞必錄回到半島那邊去休息，因爲白天興奮過渡，他睡不着覺。他出門散步，走倦了，就踱進香島大酒店的咖啡座去喝了一瓶啤酒。

跟一位侍者搭訕起來。他問侍者道：

「你買了馬票嗎？」

侍者從容答道：

「我中了獎。」

「你向我開玩笑。」

「眞的，先生，我實在中了獎。」

聞必錄精神緊張起來，急急問道：

「第幾獎？頭獎還是入圍獎？」

侍者笑道：

「我中了不買馬票的獎。獎金是兩元。本來是預備買馬票的，後來終於省回來了。不是等於中獎一樣嗎？」

聞必錄大失所望。他問道：

「你每月有多少工錢？俗話說，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你爲什麼不買張馬票賭賭運氣？」

侍者答道：

「我很相信命運。我近來運氣太差，一定沒有發財的彩數。我的細仔上個月才發腥紅熱死了，我母親昨天又在石歧病重，我女人寫信催我卽刻回去料理。我明早就告假

回鄉一行。你想我這樣不够運，還買什麼馬票？」

聞必錄聽了侍者的訴說，十分同情。他向侍者請益姓名，侍者答道：

「小姓黃，黃梁夢就是小弟的名字。先生你在那裡發財？」

聞必錄答：

「我是做水客的。隨處走。我沒有發財，但很高興別人發財，尤其是你老兄，我很想你老兄中馬票頭彩！」

黃梁夢笑道：

「心領，心領。多謝了！」

聞必錄回到寓所，上床就寢。他思潮起伏，輾轉不能成寐。將近天亮，他的靈感忽然來了。他卽刻披衣起身，執筆直書，有如神助，不到半小時，他就把一件滿足全港市民好奇心的的新聞寫好了。他把新聞套入信封內，又附上短柬一紙，給採訪部關棣吉道：

『棣兄：玆着友代送上最眞確的新聞一則，務請發排勿悞，！弟從馬會中不願公開姓名之友人處探悉者，此事正在發展中，弟正追踪新聞線索，無暇回報館，如有近訊，當隨時用電話報告。……』

他留下一張紙片給同寓的某君，托他次早上班時代送信回報館，便倒頭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覺。

創　作

聞必錄一覺醒來，已經是十一點半。盥洗完畢穿衣出門，尖沙咀的大鐘正指着十二點。他買了幾份別家的晚報和一份自已的晚報，踏進渡海小輪。他的新聞稿已在顯著的地位刊出。小標題顯然是採訪主任關棣吉的手筆：

「一朝暴富，六親斷絕馬票得主，悄悄離港」

他懷着稍爲有點不安的心情讀完他的這假新聞。他再翻讀各報的記載，有一家晚報說是『湖南水客中頭彩』另一家報紙又說：『頭獎落在台山城』；再一家又說是灣仔汽車公司伙計合股買中』；各報有各報不同的說法比較起來，還是以聞必錄的這假新聞描寫得生動精彩，令人入信。因爲他們的新聞一開頭就從馬會司理打電話寫起，一直描寫到訪問香島酒店侍者總管，又再寫到黃梁夢的神態舉止和他匆匆告假的情形。他用了直接間接正面側面的各種描寫，竟使不少日報的行家也相信起來，紛紛到香島追踪這件新聞，令侍者們應接不暇。侍者們因見黃梁夢又的確告假離店，無從否認，也不便承認，只能含含糊糊答覆訪問者，這樣一來，更神秘得令人相信不疑了。

市民們從晚報和第三天的有些日報中，知道一個侍者黃梁夢中了頭奬，就興奮地把這位幸運者作爲閒談的中心。過了幾天，談得厭膩了，就把他忘記了。

聞必錄在這次大賽馬新聞採訪的競賽當中，超越過他的同業，他勝利了，他得了『頭獎』：報館老板嘉奬他，加了他五十元薪水。

成　名

一星期後，黃梁夢在石岐把病重身故的母親埋葬了，便匆匆回港復職。

他一踏進的宿舍門口，同事們便擁到他的面前，向他迎賀。逢迎他，巴結他，他聽見人們你一句我一句的恭話向他耳飛朵讚：

『我們以爲你不回來了！』

『做了財主佬，還不請飲？』

『喂，黃梁夢，我跟你打工好不好？』

『你自已開一間大酒店，我們幫你的忙吧！』

『先大宴客三天，一切慢慢商量不遲。』

有些比較相知的就拉他到一邊去小聲道：

『好了，你斬斷了窮根，我也有好處。』借給我三千元，我明天就辭工不幹，我買二十架舊單車就可以開檔營業了。』

黃梁夢莫明其妙，他對大家說道：

『不要向我開玩笑了！我死了母親，我心裡不舒服，讓我歇一歇吧，等下我還要上工呢。』

他擺脫衆人的糾纏，躺到床上去休息。

同事不肯放鬆他，走到他的床邊說道：

『眞見財多身子弱了！』

『又何必裝一付哭喪臉呢』？借不借錢由你。誰也不能强你。』

『報上所說的一點不錯，發了財的人就不要朋友了，中了馬票，六親斬絕，眞是一點也不錯！』

黃梁夢站起來忿忿道：

「你說我中了馬票？你見鬼！我一張馬票也沒有買！」

有人冷笑起來道：

『嘿嘿！眞見知人知面不知心，去那媽，我算識少一個朋友！』說罷就走開。

黃梁夢還繼續否認，他越是否認，人們越不相信他的話。世間上何事情就是這樣，你越有錢，別人越是相信你有錢你越否認中馬票，人們更相信你一定中馬票。有一個同事竟像受了侮辱似地駡他道：

『黃梁夢，現在就是用火鉗來鉗你，捉蛇來咬你，你也不肯認中馬票了。正契弟！我老陳決不站光你一个銅仙！』說罷跟着就走開。

黃梁夢給激得幾乎要發狂了，他手舞脚蹈，瞪眉突眼，聲嘶力竭來分辯否認，有人就對他嘲笑道：

『黃梁夢，冷靜點呀！你發什麼神經呢？發了大財入神經病院，太不値得呀！『說罷又離開他。

黃梁夢的一切否認努力終日無效。除了少數人向他巴結到底外，多數同事朋友，都鄙棄他，不和他親近了。

洋司理叫侍者總管來叫黃梁夢去問話。

黃梁夢一踏進洋司理的辦公廳，洋司理老遠便伸出一隻大手掌來，熱烈地跟他握手，並用洋腔中國話向他道喜

『恭喜！恭喜！恭喜你大佬發財！』

黃梁夢又照例力加闢認。洋司理好像自尊心受了創傷似的，把臉一沈，釘了他一眼，然後大聲否道：

『你不是好中國人！你欺騙上級！你虛僞不忠實！

你是一个孤寒種齊啬鬼！你以爲人人都要問你借錢嗎？你滾開！從現在起，我們酒店不再用一个發了財而不忠實的工人。現在你滾開！』

洋司理一揮手，侍者總管就領了黃梁夢出來。

瘋　狂

黃梁夢這个『大富翁』被解僱了，他的失業是鉄一樣的眞確的事實，鉄一樣的冷酷的事實，比他的暴富的新聞還眞確得多。

他流浪在街頭了，六親斷絕，沒有了一切朋友。

他慢慢思索他的『發財』的原因，翻看了一星期前的日報晚報，他發現最少有三家報紙先後登載他是馬票頭獎的得主。他到報舘去咆哮他駡記者們害了他。人家當他是瘋子，把他趕出報舘門口。他天天遊蕩在街頭上，頭昏腦亂，自言自語，說要向造謠的人要求賠償精神和金錢的損失。他已經瘋狂了。

有一天，他終於在某晚報的門口碰到正要出門採訪的聞必錄，他記起這個人來了，他一口咬定就是這個人造他的謠，他一把抓住聞必錄，駡道

『你！你害得我好苦啊！你說我中了馬票你害得我今天流浪街頭，你……』

聞必錄把黃梁夢拉到馬路邊的樓梯口，對他說道：

『老兄，何必大驚小怪呢？你開了我一個玩笑，說你中了兩塊錢的馬票，我又開了你一個玩笑，說你中了頭獎。大家都是開玩笑，何必這麼認眞？』黃梁夢道：

『你這個玩笑開得太大了……』

聞必錄道：

『你這傻瓜，你要感謝我才對呢！你一經我的品題，便身價十倍了！你聽我的：你最好去買一套漂亮西裝穿起來，憑你的早有定評的身價和名望，你一定能够在香港這地頭混得很好很成功的！眞的，在這个拜金的社會裡，最可怕的事是人家說你是窮光蛋。你現在好了！沒人敢欺負你窮了！你明天我到大酒店去車一輪大炮，說你要買地皮要討姨太太，經紀們媒婆們就一定會像馬蟻似的跟着團團轉了。黃梁夢，大好時機，不可錯過，我看你就快會成爲新聞人物了！』聞必錄說到最後，就在黃梁夢的肩上重重拍了一下。

這一重話，說得神經失常的，黃梁夢也有點飄飄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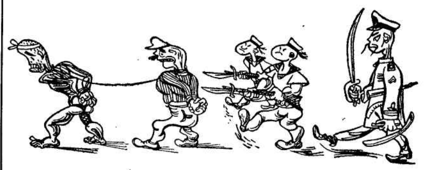
聞必錄趁着黃梁夢正在呆想遐想傻想的時候，就乘機溜之大吉，又去採訪新聞創作新聞去了。據傳他對於最近一次大賽馬的新聞採訪，決就放棄競賽，說什麼應該功成身退，讓機會給別人發展云云。…（完）

捉漁放漁記

·光宇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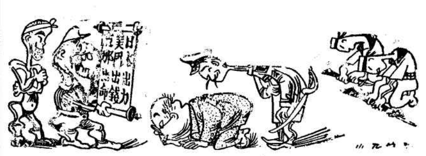
日漁船隨帶測量儀器越海捕魚



不幸被執，送官究辦



長官一見物証，知是麥帥唔送人才（技術顧問）



隨下位叩頭，惶恐地迎接『太上聖旨』

海天小品

·文元作·

舊雨

買醉

新居

鄉思

入圍

口水

黃金百両

巴　波　·　漾兮插圖

一

王老二是个坭水匠，卅好幾了，還是光棍一條，寄住在一家鷄毛酒店里。不過近幾天，却被人尊敬起來：吃茶有人付茶錢，喝酒有人開酒錢……

然而王老二還是那付老樣子：大熱天了，穿的仍是四季不下班的疤上重疤的土布汗衣，肩下背上浸着一塊一塊的汗蹟，老遠就聞得到那般臭味。褲子只蓋過膝頭，一眼看得出小了點，褲上面開了線縫。過去除了找他做工，很少有人理他；如今，連小城的面子上人物，碰見他都要露出微笑，有的甚至向他點頭。開初弄得他莫明其妙，後來才打聽出來，原來小城傳遍了一個驚人的消息，有的還說省城的報上都登得有：他，王老二撿了十両金子。隔不上一天，有人說他撿到的是十條金子。十條金子，一百両，這小城怎能不轟動呢。

王老二弄清楚是這麼回事，他不否認，也沒有承認，有人探問他，他就含含糊糊的支吾，這麼一來，別人相信他撿到金條是事實。他呢，有生以來，第一次受人尊敬，第一次嘗到做人的味道，也就樂得領受。

有時連他本人也以為自已眞的撿了金條，還有意無意的在別人面前問道：

『金價漲了麼？』

着！那些懷疑他沒有檢金子的，也不得不疑信參半起來。

不過，王老二却有點傷老筋，既然發了財，就沒有人找他做工。一天沒有工做，就一天沒有飯吃。好在有人尊敬他，何況這是個『錦上添花』的世界，有的請他吃點酒呀，有的請他吃點飯呀……他就這樣半餓半飽的混了這幾天。另外就是發了財，有好多乾鷄子，都向他伸過手，同住在像鷄毛店的篾匠，就向他開過口：

『檢了金子，我們吃點喜嘛！借點我做小生意嘛！』而他，肚子正餓的咕咕叫。他只好倒正經不正經的說：『檢啥子金子啊，你也相信？』

就這樣含含混混的應付過去。

二

娛閑茶舘那些茶客們，每天都把王老二作為談話的中心，無形中分為兩派：一派是承認他檢了金子，一派是懷疑他檢了金子。一提起這事，就爭論得很激烈，還有那種專門管閑事的，關于王老二生活一點一滴，都很難漏過他們的眼睛。譬如，某天半晌午，王老二在鍋魁舖買鍋魁一個；某天王老二從當舖出來；某晚上某某請王老二喝冷單碗………把這些情報湊集攏來，懷疑更証實王老二沒有檢到金子。假設眞的這樣，豈不令人洩氣，於是承認派找出理由來反駁：

『請問』，這世道哪個不是大喉嚨？小點的，連骨頭都要被吃下去，這就叫大魚吃小魚。王老二連蝦米都不如，當然要裝一付窮相………』

懷疑派的却反問着：『王老二是磙石寶滾刺芭林，無碍無掛的光棍檢了金子，還不遠走高飛麼？』

這道理不能說不對。承認派的想了一陣，才從對方的字眼去挑剔：『一不是偷，二不是搶，為啥要遠走高飛呢？』

當然，這樣塲合和爭論，十回有十回都是不了了之。第二天却於承認派找到最好的事實：

『昨晚碼頭上的趙三哥，鄭老么，周癩毛，………那一幫子人，吃王老二的喜哩！單是酒就吃了四斤多！王老二沒有檢到金子，何必請人吃喜呢？此其一；王老二沒有檢到金子，哪來這樣多錢辦招待？此其二………』

是的，弄得懷疑派啞口無言。

至於王老二的確辦了招待：開初他以為別人討好他，才邀約他吃酒。哪曉得吃到後來，那一帮子人才說是吃喜，吃喜的意思，就是要王老二會賬。王老二想否認沒有撿金子也不行，那帮子人是出了名的滾龍，個個都是掌紅吃黑的，王老二怎敢得罪。並只求應付過去，把這些瘟神維敬到。酒錢還是第二天才付清楚。

可是，就沒有人曉得，付的酒錢又是王老二最大的財產——鋪蓋抵押來的。

三

王老二睡到太陽當頂還沒有起床，睡是睡不着，只是肚子餓得難受，躺着要好一點。同時，這兩天發生一些事情，使他念念不忘——



第一件是刮民黨的黨部的書記長找他交朋友，還稱呼他是『同志』，還那麼客氣的向地敬紙煙擦火柴，還請他吃洋點心，還……細節多得很。不過，書記長轉彎抹角透露出意思：說現在刮民黨處在生死關頭，要找他捐獻個百把石米，名目叫『以黨養黨』。書記長還說要呈報總裁嘉奬。

第二件，是參議長找他出點自衛捐拿來抵抗共產。參議長是全縣總舵把子，連縣長都要讓他三分，居然稱呼起他『兄台』來。

第三件，王老二想到這里就不高興，縣政府的秘書恫嚇他，說啥子金銀財寶是國家之寶，檢到的應該充公。不過，只要王老二獻一半，就保証天下太平。

……………………………………

王老二很滿意於他同面子上人物來往，還稱兄道弟叫同志哩！他在床上翻了一個身，嘆了一口氣，就是有點難題，他沒有檢到金子，拿啥子去捐獻呢？何況就是有，憑那點該捐獻呢？他吐了一泡口水，在心中罵着：瞧得起，還不是爲×！我×他祖宗！

鷄毛店的老板娘，那三十多歲的寡婦，一向是瞧不起王老二的，現在，王老二睡了這半天，她就來過幾次，一會問他：『你病了麼？』一會又說，『太陽晒到屁股了，還不起來！』後來甚至坐王老二的床沿上，絮絮不休的談起他以後的日子，她替他建議：，把金子賣了，買個百把畝田；規規矩矩安一個家，說到這點老板娘會意很深的向他微笑了一下。王老二一邊漫應着；一邊在打着主意，肚皮餓得好像貼到背脊骨似的。他坐了起來，好像在吩咐自已的老婆··

『把交拿十萬來！』

老板娘一下呆住了，王老二補充着：

『飯還沒有吃呀！』

老板娘果然借了十萬給他·

四

書記長，參議長，秘書等，都不斷在催問王老二的捐獻·王老二困惱了，他沒有料到這樣認眞起來。他目前才覺得這事情有點嚴重：再含含糊糊，這縣份就不能待下去。他生長在此地，工作在此他，離開就沒法生活，他覺得非否認不可。

於是，王老二首先去找書記長說明沒有檢金子這回事，書記長不相信，而且臉色很難看·他又去參議長解釋，甚至賭咒發愿；參議長只在鼻孔內哼着。他又去找秘書，秘書的態度却見好一點，只勸他好好考慮他向熟識的人，挨門挨戶去申辯，却沒有結果。他難住了，好像把心子挖出來，別人也不會相信·

王老二急得走頭無路，跑到娛閑茶館去。他的出現，馬上使茶館那種煩囂靜了下來·他苦着臉子，向熟識的人否認着：他賭死人咒，他喊活天寃枉，他口沫橫飛的叫着：

『我吃飯還在金錢吊葫蘆？檢到啥子金！』

這像給平靜的水池，投下一塊巨石，茶館馬上喧騰起來，王老二越否認，別人越當眞·承認派更紛紛肯定着··

『別人喜都吃過！』

『檢了金子，就是檢了金子嘛！』

『簡直是「此地無銀二百両」！』

『沒有檢到金子，何必這樣着急呢？』

『………………』

懷疑派却保持沉默，他們只發出疑問：爲啥子王老二到現在才否認呢？

參議長覺的王老二太目中無人，一不做，二不休，向鎭公所報了案。說他家祖傳的金條，埋在豬圈內，現在被人盜掘了·嫌疑最大的是王老二，因爲上個月，王老二在他家修補過豬圈的牆脚。

鷄毛店的老板娘曉得了這事情，關心的問着王老二：

『參議長打你的主意，你浪個法辦？』

王老二沉吟了一陣，才說，『你說呢？』

『依我，』老板娘說，『還是走了的好·有了子金，哪個地方都好去。』

王老二只是搖着頭。

『省城我有個親戚，』老板娘說，『要是去，我可以同路·唉，安一個家，這一輩子還愁吃麼。』

王老二却越想越有氣，『我偷他啥金子。拿賊要拿贓，拿姦要拿双，我衣無二件，褲無二條，我怕啥？』

『你鷄蛋碰得過石頭麼？』

『我撿啥金子？這是那些龜兒造的謠言！』

老板娘有點失望，失望王老二沒有把她當自巳人，最後只是那麼說一句：

『你要思前顧後想一下，眼睛不要是豆豉，認不得人，我不是害你的！』

王老二只苦笑着，一肚皮的委屈說不出來。

五



就在這天晚上，王老二和老板娘被縣政府逮捕了，

「楊妹」何其多！

·特偉作·

二·今日米價！！

3、今日米價！

四·今日米價！！！！

寺、今日米價！！！

五·發現還有不食的楊爹，楊婆，楊哥，楊嫂，楊兒，楊女，楊娃，無數



娛閑茶舘個個都在談這事情，有的說：

『黨部放出來的話，王老二是個共產黨！』

『不見得吧！』懷疑派的人說，『共產黨都是有大學問的，連草頭將軍都四面莫爪拿，眼看就要打攏南京了。王老二配麼，一個泥水匠？』

『你曉得？』有人駁發着：『共產黨麼．就是這些沒飯吃的人興的！』

『說是參議長丟了金子哩！』另一個人提出資料。

『總之，』一個世故的人埋怨着，『王老二太不落教，反正是檢來的橫財，把水洒勻淨，一處送點，包你風平浪靜！』

正在這時來了一個茶客，還沒有坐定就報告着：『你們曉得麼？王老二搞慘了，連老板娘也陪着遭殃，縣府的人說，縣長非常注意這搶案．搶案，你們曉得麼？『是說搶案！老板娘是富戶！去捉的人，連糞缸都抄翻了，連屋基都挖了幾尺，還是沒有金子！好，縣長大發雷霆，王老二連老板娘都坐了『軟板凳』（註），手頭都振斷了，還燒過「八筒花」（註），背上的肉都燒糊了，還是沒有口供……』

茶舘沒有那麼嘈雜了。大家心里都不自在，沒有一個會想到：這喜劇會變成悲劇。

註：軟板凳，八筒花，均係非刑。


香港有條僻靜的姻緣道·談情的大可毛架機槍
太平山下怪事多，肺痨鬼看一眼香港小姐勝過注射史吐邁先
印刷機要登記我要研究印水紙的法律問題了
法律沒有禁在家吸鴉片
鴉片
但又禁藏烟与烟槍
学
L
未掛过"L"牌的 不算是香港人
禁止吐痰 但富人之痰是甚富營養
証說香港人關心國事 他們正關心於美援過港的運輸生意

香港風七題

·家鎮作·

漫畫講座

·何　爲·

一　學院的叛徒

「漫畫」二字原是從日本傳過來的。如果以性質來說，「諷刺畫」這名稱是比較最能說明它底意義的。「漫」並非就是漫不經意之謂，但東洋的漫畫家却的確認爲那是隨便塗抹的簡筆畫的意思，豐子愷在他的「藝術修養基礎」上就這樣說過：「漫畫是注重意義而簡筆的一種繪畫」，這話只說對一半，一點是眼，打一個圓圈就是腦袋，說是很能捕捉一個人某一瞬間以姿態云，自能這是可能而容許的，但認爲應該一律如此，誤信漫畫就是那麽簡畧的幾下『快筆』，則是害人的，錯誤的。英國的「笨拙」系統下的漫畫家，一個世紀以來都保守着筆觸極複雜的鋼筆畫法來漫畫畫，就是對這種錯誤的簡筆說，一個最好的反証。

但漫畫二字既然被用得習慣了，就只好讓它漫畫下去。只是我們必須了解，漫畫的意義不能在「漫畫」這兩個字面的含義裡面得到答案。進一步必須認識的，漫畫並不是隨便的塗鴉，漫畫家並不「漫」，而相反，一個漫畫家產生一幅漫畫，她爲了思考而動用的精力有時比其他形式繪畫要多許多。

一向認爲漫畫不過是「彫虫小技」的人大概不會同意我這種說法。爲甚麼創作一幅漫畫所支付的血汗要比其他形式的繪畫要多？回答是：漫畫是一種不屬於個人而屬於社會的「題材藝術」，能迅速地把握，分析，表現現實的突發事件是一個漫畫家成功的先决條件。構成這條件的是敏銳的觀察深入的生活體驗，豐富的知識，正確的政治認識，正義感，另外再加上俏皮，深入而有力的表現方法。漫畫和眞理結合，但是在曲折的歷史行程上，矛盾的現實充實了我們的題材藝術，漫畫是不愁沒有題材的。但要具備一個獵取這些題材的腦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訓練得出來的。要不然，世上的畫家如此之多，何以屬於漫畫家的竟是那麽少——好的尤其寥寥可數。但别的形式的繪畫，共構成的過程是沒有這樣複雜的，它們可以完全憑主體的喜愛和憑靈感去光畫一束玫瑰花，光畫幾隻蘋果，但是漫畫不能够也如此。

伏虎記

·馬得作·

因此，我們應該認清楚由於這而引起的，繪畫和漫畫的關係。

漫畫是繪畫的一個部門，這是沒有問題的。除了半路出家的以外，一個漫畫家開始學畫和每個畫家開始學畫的時候，基礎工作是一樣的；但是到了相當時候，興趣和認識決定了他們必須分道揚鑣，有些專門從事所謂「純粹繪畫」去尋求自我陶醉，有些則選擇了漫畫作爲服務人類社會的工具。

它們最大分别，就是由於不同的認識所選擇不同的形式所表現出來的是些什麽，和這表現出來的什麽對於人類社會的影響這一點上。

所謂「純粹繪畫」，在畫布上，我們看到的這是美麗的湖光山色，洋房街景，鮮花靜物裸體女人，甚至是機器的橫斷面，幾個立體的圓錐形，若干不知是什麽的東西構成在一起，這些都不是我們的肉眼可能得到解釋的，除了畫家自已以外——這些原是畫家個人極主觀的，甚至是一種形象的幻想與遊戲，和我們的生活是距離得很遙遠的，一種和我們所處的時代完全失去了調協的東西。但是畫家用什麽來完成自已貧乏的內容呢。那就是絢爛異常的色彩和極盡變化之能事的技巧，支持它存在的就是這種和內容的比重失去了平衡的技術」。它們向别人炫耀的，有時就只能有「技巧價値」。

但漫畫，它的存在主要是因爲它的內容和人民的利益息息相關——爲人民說話，向人民之敵進攻。漫畫固然不容許有肉眼無法解釋的直覺的東西，也不能光畫一個裸女或一瓶鮮花，除非最低限度你畫出這以外相關的什麼東西，而這裡面又已經存在了一個問題，不管是人生社會或者國際政治方面的。漫畫家的思想接觸到的，幾乎已經存在了的或行將發生的問題，不論是政治的動向或人生小事，對我們都直接發生了，或大或小的影響，漫畫家便挺身而出向這種使我們感到不安的否定現象挑戰。而支持它存在的，是眞理，是廣大的人民。

漫畫家的繪畫基礎技巧是從繪畫那兒出發的，但漫畫和「純粹繪畫」或別的繪畫本質上是兩回事。

但是，在完成技巧的工具上，這二者是共通的，畫漫畫不一定限於用鋼筆畫黑白色，各種繪畫形式的工具一樣可以運用，多米埃用油彩和木炭；我國的何劍士（廣東南海人）便是用宣紙水墨畫，漫畫；日本籐原末期的漫畫始祖鳥羽僧正的「漫畫繪卷」是用一種白描畫法來畫的，有筆趣和墨的變化，而且還可以用不同的工具而產生不同的趣味。因此，漫畫和其他形式的繪畫的工具是不受限制的。主要的分別是：畫家以怎樣的態度和站在何種角度表現何種事物，由於這題材決定他運用漫畫的獨特表現方法。

羅丹說過：一個好的畫家不成功於美術學院而成功於街頭，同樣學院不會造就漫畫家——更何況學院的大師們認爲走這「邪路」的是「叛逆的門徒」——他們將因爲貼近人民、和歷史結合而完成漫畫家的任務，成功一個優秀的漫畫家。

同時，這學院的叛徒——漫畫，是若干個走向「新繪畫」的一個有力的單位，從漫畫到新繪畫，是在一條路上的中站和終點。

二　不要埋怨鏡子

漫畫藝術的生命——也就是漫畫的第一個特點，（這是一個最主要的特點）是諷刺。

漫畫是諷刺的，那就是說，漫畫家是以攻擊　人爲生他的基本精神是：不妥協。

漫畫家最慳吝的，是給人們以快樂，她們不隨便甚至不願意描寫快樂，因爲他們看到的是一個沒有笑容的世界。他們沒有粉飾太平的義務，而其實，一個眞正快樂的地方是不需要漫畫的——至少那些漫畫的諷刺性已經減到很弱，甚至是變了質了——從前有些讀者要求過台維，羅爲他們畫一些快樂的事情，不要老是畫「家醜」，羅認爲要快樂可以去請教夜總會老板和魔術師，漫畫家的任務不是「歌頌」而是「攻擊」。

所謂「攻擊」是對於否定現象——某些集團的人及其一手做成的事物——的抗擊，因爲這些人和事是與人民對敵的，漫畫家也和人民的意志一樣：反對這個！他們攻擊的武器是漫畫最銳利的諷刺。

漫畫是生根在現實的土壤裡的，但這是一個充滿了矛盾的現實，伴着眞理行進的漫畫，現實的矛盾便是諷刺材料的泉源。一個漫畫家而活在這樣多事的時代是一種幸運，能給予漫畫這樣多荒唐的材料，發揮她底諷刺藝術的時代，在歷史上是罕有的。在這時候，不管是誰，背叛了人民的集團所給予我們的災難，每個人是親身感受到的，在國際舞台，官場豪門與乎人生社會之間發生的大小事件，站在維護正義，和站在人民的要求一致的立場，漫畫家不能緘默，她們便把握着這些問題來加以揭發，諷刺。

但漫畫家的諷刺也並沒有忘記我們的人生小事。世態習俗社會風氣，都存在着一些不良的現象，漫畫的諷刺是爲了消滅或改良這種現象，因爲現象而不及時醫治，勢必蔓延下去的。因此，漫畫家固然以自己的投槍密切注意華爾街的政客和「新東亞協同體」的陰謀，不會放過楊妹楊弟的奇跡，給予那些絕望的人們的「希望」，但「紳士社會」虛僞和競選小姐乃防止肺癆的荒唐事情也要觸及的。

諷刺的結果，樂觀點說：坏的停止了，或者改革爲好的；但很多時候漫畫還不會像「逢痛必止」的止痛靈丹一樣，否定現象並不馬上就收斂了起來，因爲這些人已經立下決心和人民過不去，死硬到底，雖則完蛋的時日不會長久，雖則讀了這樣的畫少不免會發抖，但還死撐下去，漫畫就因爲對方不死而攻擊不止，因爲，它的另一效果是幫助人民了解這些事情，並加强了人民勝利的信心。諷刺，除了直接打擊了否定的一面，同時也鼓勵了肯定的一面。

但諷刺性往往流於冷嘲和淺薄無聊，這原因是對現象的觀察欠缺深入，問題分析得不週密，把握不住問題的核心。最好的諷刺，是能把握現實的眞實，揭發現象的本質。光是現實的羅列是不會動人的，如果沒有透視現象的本領，我們看到的可能是一種僞裝的形象。我們還要求在畫面上知道構成的前因後果，和我們的關係，給我們的影响等等，通過了這些現象的，發掘出它眞實的，本質的，這樣的諷刺才是上乘的。譬如，米價高漲，民不聊生，而且發生嚴重的搶米潮，這是人所共見的現象，但光畫這現象就流於浮光掠影，你畫出來的，恐怕讀者比你知道的還要多些，因此，通過了這現象，表達出米貴和搶米的根本原因：那些人手做成的，爲什麼做成的，而米貴以至搶米，不過是這些根本原因存在了以後所發展而成的現象而已——當然，我們還要指出這現象將如何發展下去。

好的諷刺，並不是就一種大家知道的現象來作嘲諷，這樣的漫畫縱使表現方法很好，價值還是低落的，它必須深入現象的底層去表達別人沒有全部了解和了解得的正確的現象的本質。現時有時可以蒙蔽人們的眼睛，有時在不同認識的人眼裏會產生不同的理解，漫畫家的諷刺，就是要揭發這些隱藏着的事物。

台維，羅有一句名言說：「世界上的罪惡和弊竇竟使好多漫畫家忙得不可開交啊。」這話說明了漫畫家的諷刺並非「無故搗蛋」——除了違反人民的漫畫家以外——而是因爲人世間的罪孽深重，他們在一個痛苦的年代，企圖把人民引渡到一個快樂的時代。那些時常被漫畫家諷刺的人物是痛恨漫畫家的——在西洋則並不如此——甚至還毀

『這是一個漫畫時代』跋

• 廖 冰 兄 •

這 是 一 个 漫 畫 時 代 ！

這時代，把一切「賞心悅目」，「陶情怡性」的帮閒藝術冷落了。縱有吳道子也畫不出莊嚴佛像，李思訓也畫不出金璧山水，王摩詰抒不出詩情，倪雲林也提不起逸興，雖然還有些追慕盛唐文物，六代豪華的畫客，裝痴裝聾地，在頹垣敗瓦，狐鼠橫行的境域，塗紅抹紫，點綴昇平；雖然還有些檢拾些資本主義藝術牙穢的大師，寫點兒洋味盎然的畫兒，求老板官兒光顧；可是這素稱「文物之邦」的國度底今天，掌朝政擁巨資的偏偏是不識文物藝術爲何物的狐羣狗黨。它們幹的是賣國殘民，破壞文化的勾當，連祖宗留下的一點古董，都要盜賣乾淨，這是个一切王朝中最不肖的末代王朝，它們只會養走狗，那會養「畫官」！只懂看鈔票，那會看吳生大李氏賽「長江萬里」？於是那些欲邀寵，立意帮閒的大師畫伯，只好蹲在血腥的食桌旁邊，讀了「六代豪華」之後再唉一句，「春去也更無消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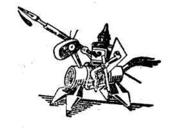
這時代，倒是个漫畫時代·是一切與人民痛癢相關，憎愛相同的漫畫工作者盡情發揮的時代。這末代王朝，旣製造仇恨，也製造笑料·它在我們眼底鋪陳人民的血肉，也在我們眼底顯現出自已的臁瘡。或者這隻手拿「憲法」，那隻手舉起血淋淋的鋼刀！或者嘴吧上掛一串漂亮的「諾言」，脚爪下踏着一堆骨血；或者前面道貌昂然，後面乞憐搖尾；或者才唉一句「主權國格」，接着一句就是「美國爸爸」，它每分鐘每秒鐘在每一个角落不斷的製造罪行，繁植仇恨：同時也是向漫畫工作的的筆底無窮無盡地供給題材，要我們去攻擊去暴露，雖說「漫畫」藝markdown是西洋傳入的文化之一，但，如果到今天整个世界還沒有「漫畫」這種東西出現過於藝術領域，生存在中國的畫家，他們也必會爲現實所驅使，把漫畫「發明」出來的。

我們不願意保持這个「我們的時代」。我們的一切努力都是爲了加速這个時代的潰滅，我們和全人民一樣渴望另一个沒有罪惡，殘殺，仇恨，貧窮，災難的，繁榮，富足的時代迅速到來，那是人民的「王朝」，整个國家是人民的宮殿·那時再找不出一件更要攻擊的事物，找不到一點漫畫題材，人民在工作飽食之餘，將會需要賞心悅目陶情怡性的藝術，我們將換過一枝彩筆，作爲「人民宮庭」的「侍詔」，與一切願爲人民服役的藝術家，在這廣大的人民宮殿每个角落，描繪人民的勝利，人民的歡笑的彩畫。

謗漫畫家們「造謠生事」，但她們却把自已的漫畫建立在事實之上，這才使得那些「漫畫人物」在事實之前啞口無言。諷刺不能無中生有，捏造事實，而必須是已經存在的，必然發生的，而且還必須有事實作爲根據。譬如：美國一些報紙說：「我們並未扶日呀」，我們的一些官家大員也說：『美國並沒有扶日』！好了，漫畫家刺了它一下說：『此地無銀三百両』！這又是漫畫家造出來的了，幸而這樣的「事實」是任何人也可以舉出來的。當被扶植日本工商業復興，恢復對日貿易以後，我們看到的是這裡的布廠和膠廠受了致命傷打擊，這是誰也可以看得到的事實，根據這一事實的出來的東西，說它「造謠生事」是沒人相信的。有許多事情是非常渺小的，因爲太平凡渺小了，我們就沒有去注意它，但一經過若蠅之微的東西也不放過的漫畫家們畫出來，諷刺一番，我們便恍然於它爲害之烈。現在我們就可以問了：以諷刺爲生的漫畫家是否惡意地向一切宣戰呢？不是的，他們可以說是一個「面狼心慈」的人，他們的內心有太多的痛苦，因爲他們是熱情善意地去運用漫畫這武器的，爲的是要罪惡死滅，或者不走正路的再生。

這種諷刺藝術，在這個「罪惡的世界」，是一種最『有益衛生』的藝術，高爾基曾經對漫畫的敵人說過：『假如面貌長得醜，就不要埋怨鏡子』，無奈世界醜陋的面孔實在太多，使得漫畫家們日夜忙碌，但她們確信，這些醜惡的面孔有一天會完全消滅的。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出版

定　　價：每冊港幣一元[redacted]

編輯出版：人間畫會漫畫研究部

香港乍菲道一零九號二樓

經　　售：各大書局

承　　印：文采印刷

香港高士打道一零